

風景啊風景

文、圖片提供 / 洪天宇 (藝術工作者)



烏塗溪上的高架橋 洪天宇 油畫、鋁板 92×214cm 2004

在我心目中，風景是最難畫的了！一不小心就會畫得像照片，或是壁飾，或是外銷畫，讓它潛在的價值蕩然無存。風景畫要處理的不是畫得像不像，也不是描繪對象美不美，而是能畫出人對世界的觀感。它要詮釋的是哲學上宇宙論的問題，一幅好的風景畫必然能呈現出人對自己生存世界的感覺和想法。

粗略回顧一下西方繪畫史，風景畫所為何事便很清楚：

在埃及壁畫上看到的風景畫近乎是平面的象徵符號，正如我們電腦鍵盤上幾個符號鍵便能組成所有的思想，埃及人也能用幾個象徵鍵組出全宇宙。龐貝壁畫中的風景畫幾乎可說是在牆上開了一扇通往室外的窗，雖然寫實技法無法跟近代相比，但也顯示了羅馬人務實，追求理想，享樂塵世不落人後。中世紀教會包辦人一切所思所為，只畫他們認為重要的神，風景幾乎退縮到只剩一片天光，自然景物有如簡略的地圖。文藝復興把研究天國的力氣漸漸挪向塵世，空氣遠近法、透視點消逝法成了捕捉自然的利器，在人神交替之際誕生了無數神話世界般的理想風景。由於對實際人世的關照逐漸取代教會的看法，畫面也越趨寫實，風景畫也從人物畫的背景獨立出來成為純風景的作品。用客觀寫實的技藝將自然如實呈現並化為理想世界，相對於自然科學在現象背後尋找定律兩者是同步發生的。當分析法與歸納法成理解世界法則的同時，也為印象派的到來鋪平了道路，之前沒有人能把一棵樹糊成紅、藍、黃三色光點，但當時世界確實被如此看待了。接著文明兵分兩路，一方面以科技為後盾，對自然客體無盡地挖掘、實驗、改造；一方面以自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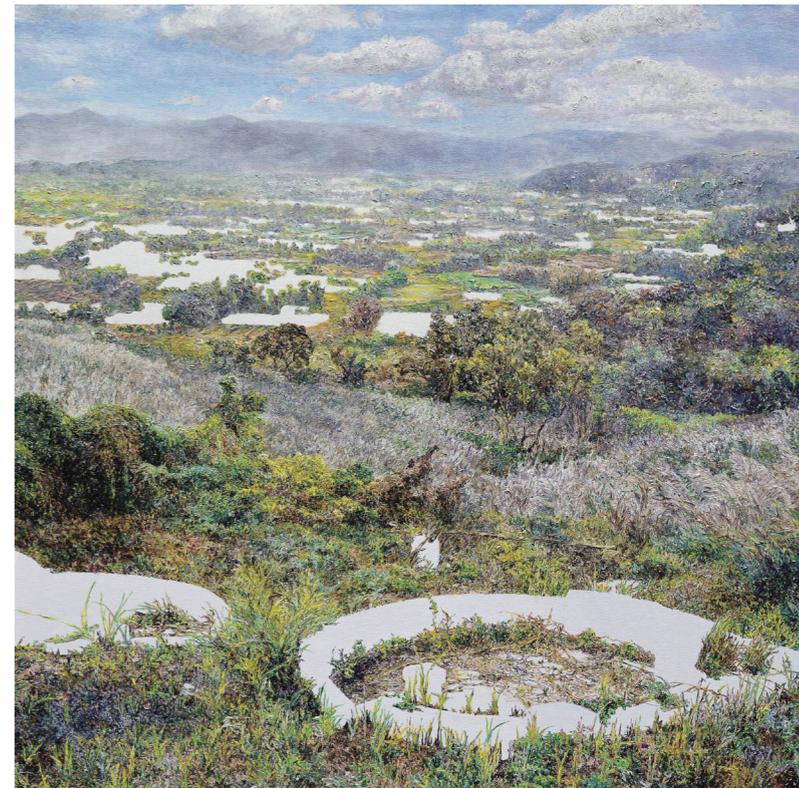
為客體，向內探索，人的權益、人的本質、人的價值，不斷地翻新。塞尚在繪畫中再造自然的理念，給當時人勝自然下了完美的定義。梵谷也比存在主義早到了幾十年，讓「自我」成了風景主體。野獸派繼而將反常與非理性端上檯面。表現主義更進一步讓非理性主宰理性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人世的不安、暴力，在達達主義身上表露無遺。超現實主義也為世界的真幻難解添上一筆。立體派對我們眼見的自然已不再留戀，它像解剖刀般把自然切割重組，世界再也難以辨識了。緊跟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抽象表現主義，那種混沌無言可喻，不也正是世界的寫照嗎？

每當集體意識轉變，文明重組更迭的時刻，風景畫便像一面鏡子般做出回應，沒錯！好的風景畫正是時代的明鏡。

至於當今我們所處的是一個怎樣的時代呢？礙於才情識見，每個人看到的世界其實非常不一樣，光是一個甜甜圈，有人看到的是它中間的洞，有人看到的是圓柱環，有人看到的是芝麻點，有人卻看到它塌了……。我不敢確信自己的風景畫已清晰地映照出時代的樣貌。我只是把人類生存環境的憂慮、殘酷和無奈都留給「空白」做註解；把言語無法說出的憂傷都交給「空白」去敘述。如果有一天，人們看到人造空間的擴張是立足在犧牲其他生境，所有生命都無法免於經濟至上的奴役，而科技不過是生命的利刃，那麼「空白」的意義便得以彰顯。我自許每一幅風景畫都是邁向那全然觀照的步履，是獻給整個世界最誠摯的禮物。能將自己陷入這般自覺而沈浸在創作的狂喜中，對一個畫家來說，那已是無比的幸福了！



苗粟四重奏 洪天宇 油畫、鋁板 120×120cm×4 199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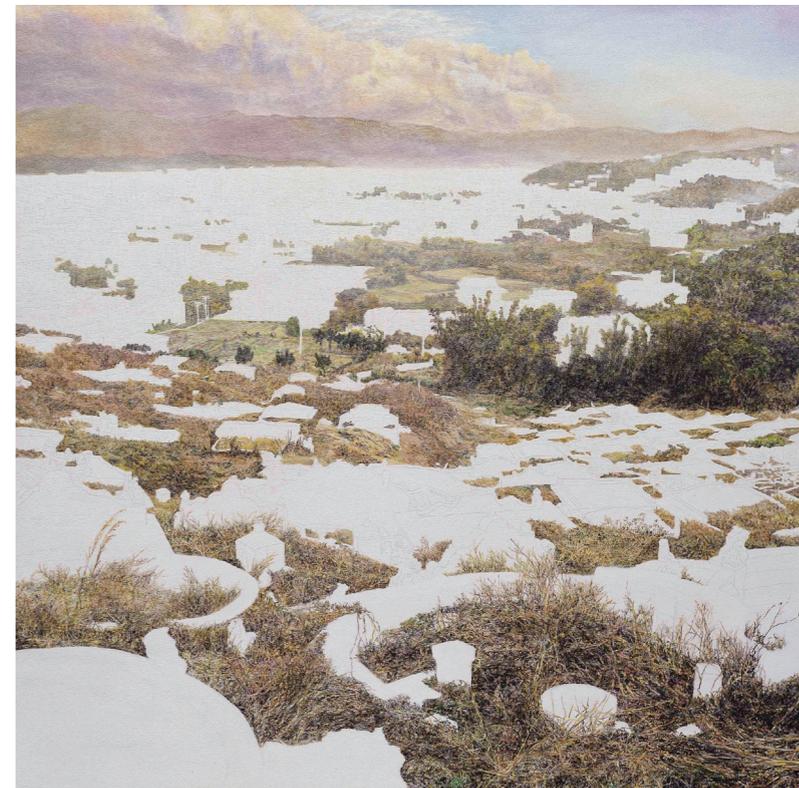
苗粟四重奏

站在被墓碑與枯草盤據的山巒之前，想著她人跡尚縵的處女容顏，宛若對著被摘掉花朵的莖桿，心思唯有逃離的渴望。如能閃過最初的嫌惡，滑入光陰的隧道——如星辰航過天際，那麼鹿鳴呦呦的歲月便會迎面向你走來，千藤纏繞、幽蘭薰香，短尾柯的嫩芽綠得油亮，樟樹、山棕、肖楠以不同的綠色音階唱出神聖的和諧。甘甜的霧露終年不息地浸潤大地。啊！那是彌猴和雲豹嬉遊的國度，試著揉碎一根草莖在鼻翼廝摩猶能嗅到遠古幽香的氣息。

每到一個城鎮，對照它人口延展與自然退縮的經緯，總是令人費解，為何擺著無數歷史教材一再證明，再寬廣的沃土也經不起人一代又一代索取，再多聰明才智也擋不住人口累積生態崩潰。無論是尼羅河、底格里斯河、黃河，都散置著黃沙荒塚供人憑弔的印證，然而從文明的進程看來，人似乎學不來這皎月昭然的定理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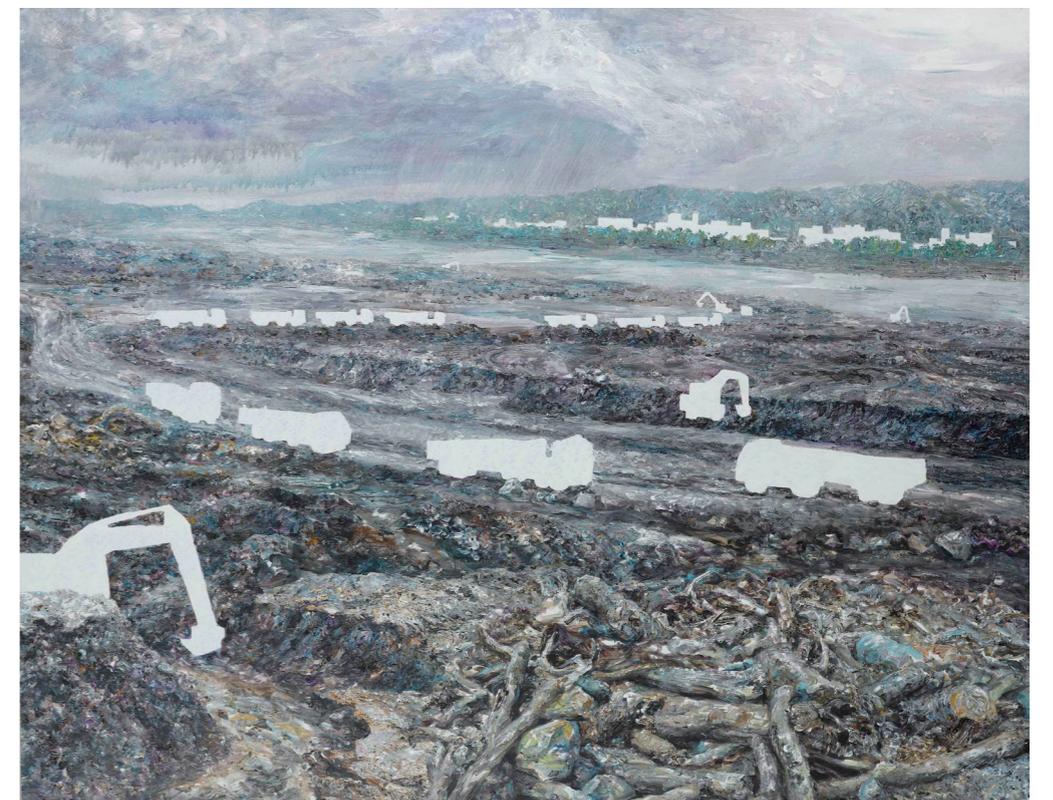
也許是因為人擺盪在兩個死亡之間(一是對出生所來處的無知，一是死後去處的不確定)，因此只能用胸口尚能呼吸的剎那儘量蒐集、獵取、囤積、消化、沉思或買醉，畢竟那深不可測的黑洞就靜靜地在每個人身旁旋轉，像陰影默默地依附形體。你討好它也罷，你詛咒它也罷，在該來或你認為不該來的時刻，它毫不躑躅地降臨，無論是堆滿了金銀財寶幸福歡樂，或是貧苦卑賤病痛恐懼，都改變不了可預見的結局。我們腳下埋著英雄豪傑或奸徒笨蛋與我何干？來日同樣不知何人踩過我們的墳頂，因此最佳策略便是趁黑夜尚未降臨，領取有限韶光，痛飲甘醇，歡天喜地活在當下。所以我們不願回顧過去，不願想得太遠，不願愛得太深，不願碰觸金錢摸不著的領域。就算那救贖的音符就在花間散播，那永生的承諾就在星辰間傳遞，我們也只能以凡人之軀，面露傻笑地讓它過去。

也許是這樣！
也許是這樣！





高屏溪三境 洪天宇 油畫、鋁板 152x122cm×3 2010



高屏溪三境

一場被定為輕度颱風的莫拉克，灌入高屏溪的土石堆超過二億六千萬立方公尺，將流域長達3256平方公里的河道抬升了十到三十公尺，哪來那麼多土石啊？原來沿岸崩塌了五萬一千二百多公頃，足足有兩個台北市那麼大，河床上非法的魚塢，砂石場，養豬場，垃圾掩埋場，農作物全埋入土石裏。一時之間大家忽然明白了，原來高屏溪的問題在山坡上，如果不把原始林砍光種上農作物，如果不把產業道路修得四通八達，如果不默許觀光產業任意擴張，如果不要一直加碼建設道路橋樑，災難就不會這麼嚴重了。但「山青水秀，沒災沒難」真的是我們要的嗎？

倒過來想，如果山上的樹真的不砍，路也不開，農作物也不種，也不建橋梁，觀光業也不准開發，那麼整個區域將會形同原始蠻荒經濟停滯，誰也撈不到好處。倒不如砍樹賣木材先賺一筆，再

來造林種農作物都能生財，修橋、造路、築駁坎、築水道每一項工程都能養肥許多人，土地租售、買賣、觀光、民宿都能讓土地不斷長錢，如果來個大天災，那真的才叫發了，重建經費一來鐵定能讓很多人樂得合不攏嘴，只要啟動開發、災難、重建這個循環鍵，一條牛可以剝上百次皮，萬一真的山窮水盡玩不下去，還可以用生態復育回過頭來撈上一筆。是否這種財源滾滾的永續經營才是我們真正想要的？

為刺激經濟成長政府不得不當開發建設的急先鋒，還得三不五時很委屈地出來呼籲環境保育。其實每個人在談環保都有點虛情假意，除非垃圾真的殺到家門口了，才會動起真性情。「天災」是我們欣然共創的業績，若說成是老天沒長眼睛，會不會太謙虛了？